

外来原料的转运，这些原料中的一部分是在这里加工(例如这里有面粉、橡胶、石油蒸馏、化学等工业)。可是，现在两地的工业却已衰落了。在我们研究经济史工作中，如果我们对城市经济要有所了解，不去了解或深入钻研城市的历史发展及其没落，就无法理解在城市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手工业和商业。

最后，经济史工作者必须熟练地通晓经济规律，也就是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要真正地掌握反映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内部所特有的最普遍的重要联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各种规律。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会对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得出错误的解答。如奈特(Knight)的《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和森谷克己的《中国经济史》资料不能算不丰富，但是，由于观点不正确以及未能阐明一些客观的经济规律，致使著作为之减色。

其实，在这方面栽跟头的还不只奈特和森谷克己，就连极负盛名的加藤繁也是这样。他把中国的一些会馆当成了行会。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可以这样认识，有些经济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发生作用，譬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但是，也有一些经济规律，不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能发生作用，而是仅仅为某一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特殊经济规律，譬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又象价值规律，则是在许多社会形态中都发生作用的。了解这些情况对研究中国经济史是有极大的裨益的。有些同志，只注意历史学的研究，不重视经济学的钻研，也是不对头的。如果长久沿着这条道路走去，而企图有高质量经济史的作品出现，那无异于南辕北辙。

以上四点，是我的一些初步看法。是否如此，还有待于实践来验证。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白居易诗：“试玉要烧三月满，辨才须等十年期。”中国经济史的园地中，究竟如何才能使万树开花结实，这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意见不成熟，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

## 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没有署名吗？

凌振元

吴泰昌同志在《达夫的自序》(见《解放日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艺文轶话》一栏)中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最初没有署名投寄到《时事新报》《学灯》栏，半年后突然揭载了出来。”但据我查考，此篇是以“T、D、Y”的笔名，连载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上的。作者用此笔名发表文章的还有《编辑余谈》，载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吴文又认为这篇小说，“是达夫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其实，在此以前，作者的旧体诗词还是发表过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以许多笔名在当时杭州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上发表诗作。郁达夫说：“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孤独者》——自传之六)可惜，郁达夫的这一部分的最初诗作，现在可能无从查考了。